

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及其心理动因

张 春 泉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与语境密切相关, 并有其心理动因。“我们”可以指“我”, “我”可以用来指“我们”或“我们的”、“我国”等; “咱”、“咱们”可以单指“我”、“你”等。得体的第一人称代词虚指, 有利于引起接受者的注意, 有利于激发接受者的代入感, 有利于表达者情绪情感的抒发, 有助于表达和接受的良性互动以及语言符号与言语使用者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 第一人称代词; 虚指; 心理动因; 语境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3-0106-07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在将指代词分为人称代词、定指指代词、不定指指代词、其他指别词四个小类时说, 人称代词指的是“你、我、他、自己、大家”等, 只有称代作用, 没有指别作用^①。该书还指出, 不定指指代词“多用于疑问, 也可以用于虚指或泛指^②”。人称代词的这种“只有称代作用, 没有指别作用”的情况, 显然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言语事实表明, 人称代词有时是可以活用的, 也可以像不定指指代词那样用于虚指或泛指。诚如胡裕树《现代汉语》所言: “值得注意的是三类代词(即‘疑问代词’、‘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笔者按)都可以活用, 这就是代词的虚指用法。‘你一言, 我一语’、‘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这里的‘你’和‘我’不指特定的人, 是人称代词的虚指用法。”^③不难发现《现代汉语》描写的这种人称代词的虚指现象无疑是存在的, 但是《现代汉语》未及进一步考察人称代词之所以有这种虚指作用的动因。笔者在此拟将描写与解释结合起来考察第一人称代词(主要以现代汉语共通语中较为典型的第一人称代词“我”、“我们”、“咱”为例)的虚指作用, 进而解释这种言语现象的心理动因。

一、“虚指”: 人称代词在语境中的一种活用

“虚指”与语境的关系十分密切, 可以说, “虚指”只能是特定语境中的虚指。这里的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就语境而言, 语体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默认为的上下文语境, 我们理解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即可以结合具体语体来讨论。如:

(1) 要转变这一观念, 我们就要深化对个人的认识,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社会发展。(《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第10页)

(2) 这里, 我们还要提及的是, 林纾不仅有中外小说的比较研究, 且还有意识地对所译外国小说

[收稿日期] 2004-10-1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话语理解与语用逻辑”(2003034523)

[作者简介] 张春泉(1974-), 男, 湖北安陆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后,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大胆作了“外外”比较——这在当时文坛似较少见。(《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第62—63页)

(3)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反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所有游戏并不包含共同特征的论断了,我们也许会指出所有 game 都包含竞争,然而 game 可能都含有竞争,spiel 却不然。Game 一词看来是最好的译法,但还不够好。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某些校准,直至我们能够抓住作者的原意。^①([美]译诺·万德勒 Zeno Vendler《哲学中的语言学》,陈嘉映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以上诸例中的“我们”为不定指,是虚指,均可省略,省略后语义仍然完整。之所以在省略后并不影响对相应语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里学术科技语体这一特殊的语境起了语义上的填充作用。其中,例(1)中的“我们”可以用更为宽泛的“人们”来替换,例(2)中的“我们”的实指是“我”,例(3)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连用了4个“我们(we)”,此时“我们”的实指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我(1)”。以上的“我们”均不宜换成“我”或“你们”、“你”、“他们”、“他”等其他形式的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起“虚指”作用的时候,“我”可以换成“我们”,或“我们”可以换成“我”,即单数形式与复数形式可以互换,语辞的意义并不改变。但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人称代词一般不宜省略。“虚指”是相对于“实指”而言的,就第一人称代词而言,下例即是“实指”:

(4)我以生存为美学的逻辑起点,由生存的超越性推演出审美的超越本质。(杨春时《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第47页)

“虚指”说到底第一人称代词所称代的对象与实际语境中所指对象的未必一致,但是这种不一致并不构成人们理解上的歧义。比如,人们讲代词时经常引用的一些句例:

(5)你一言,我一语

(6)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其中,“你”、“我”是成对出现的,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整个句子成为“我”出现的上下文语境。撇开此上下文语境,“你”、“我”的虚指即无意义。

但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和第二、第三人称代词虚指的情形又不尽一致。比如:

(7)你妈的/他妈的/你他妈的

(8)跳他一个痛快

(9)吃他一个饱

以上的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与其后的直接成分之间不宜或不能添加诸如“的”等助词。一般说来,“你妈的”是明显带有污辱性质的骂人话,而“他妈的”则可能只是表示愤慨和不满,“你他妈的”则可以说对所骂的人的侮辱程度介于两者之间。“跳他一个痛快”和“吃他一个饱”中的“他”可以省略,如胡裕树《现代汉语》所言:“这种虚指已经是无所指称,只剩下增加语势的作用了。”^{[2][p.292]}。就第二人称而言,虚指时也往往可以省略,例如:

(10)你看,那牛正吃得欢呢。

(11)你们瞧,谁来了。

显然,以上两例的第二人称代词“你”、“你们”均与感官动词直接组合,皆为虚指,都可以省略,“你”及“你们”与其后的直接成分之间构成主谓关系。此时的人称代词具有提请注意的作用。

笔者以为,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终究是一种“活用”,是在特定语境中的活用。关于语境,当下学界对其看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冯广艺先生《语境适应论》列举了不下二十种有关语境的界定^{[3][pp.2-9]}。综观诸家看法,尽管有关语境的界定目前还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几乎是没有异议的,那就是大家在界定“语境”时,都不否认交际对象及其心理的存在。语境功能的发挥,必须经历表达者和接受者的心理过程,且与特定心理结构密切相关。正如《现代汉语通论》中说的:“无论什么语境都必须通过认知活动转化为我们的知识,才能在话语理解中起作用。所以有的语言学家说

① 这段话对应的英文原文是:If we realize this, then we are less tempted to object to Wittgenstein's claim that there is no common characteristic to all games, by citing some such thing as competition. Game might connote competition, Spiel does not. Game seems to be the best translation, yet not enough. So we have to make adjustments till we are able to follow what the author meant.

‘语境就在你头脑里’,语境一定是内在化的、认知化的。^{[4] p.271})从语境到知识,起着关键的不可替代作用的是“心理”。由此观之,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即是特定心理动因下的第一人称代词的活用。

二、“我们”的虚指及其心理动因

这里所说的“心理动因”,包括表达心理和接受心理。所谓表达心理,是指表达者在调整适用语辞时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结构等;所谓接受心理,指的是话语接受者(听者或读者)接受特定话语时的心理过程以及接受特定话语密切相关的心理结构等,比如感觉、知觉、记忆、理解、联想和想像、需要、动机、兴趣、能力等等。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我们”可以虚指,并且有其心理动因。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我们”指“我”时(1)带感情色彩,用于口语”(2)不能或不宜用个人口吻说话,例如在报告或科学论文中”。此外:“我们”指“你们”或“你”时,比用“你们”或“你”更密切^{[1] p.489})。这表明:“我们”是可以作为指称来使用的。事实上《现代汉语八百词》在解释“我们”时共列举了3条,第一条是“称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而第二和第三条是“指‘我’”、“指‘你们’或‘你’”。很显然,第一条在释义时所用的表述是“称……”,强调的是其“称代”功能,第二条和第三条则使用的是“指……”,强调的是指别作用。可见《现代汉语八百词》在有关人称代词的诠释方面有前后扞格(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在《总论》部分讲“人称代词”时认为其没有指别作用^{[1] p.9})之嫌疑,另一方面,说明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确实有指别作用,并且呈“虚指”态。

诸如例(1)、例(2)、例(3),在单独署名的学术论著中,作者要表述某一观点时常常使用“我们”,尽管表述者往往实际上就是作者一个人,即单数意义上的“我”。学术科技语体中之所以常常这样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作者自己的谦虚态度,即自己的持论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虚指还是因为接受心理的存在。试将例(1)、例(2)、例(3)比照例(4)、例(5)使用“我”在修辞上是得体的,因为该文是作者与别人的商榷文章,具有强烈的反驳意味,且因为是带有商榷性质的论述,所以要更为鲜明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并且要凸显自己的观点与对方观点的不一致,从而便于接受者(含一般读者和论敌等)理解和接受。而理解和接受即是一种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促成了表达者对“我”或“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是在这些意义上说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有其心理动因的。

“我们”除了在学术科技语体(如上文引例所出自之学术论文)中广泛使用外,在公文事务语体等通用语体中亦大量存在。例如,在广告文案中,含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人称代词的适用即与广告文案接受者(消费者)对该广告用语的接受心理直接关联。即创作广告文案时,其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直接影响接受者(消费者)的阅读感受与阅读兴趣。有论者将人称代词与接受心理之间的关系作了直观的描述,指出其中第一人称代词的阅读感受距离最小,其叙事类型为体验型^{[5] p.212})。考察表明,第一人称复数是广告文案撰写者较为常用的一种人称形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第一人称复数在指称上包含接受者,能给接受者以较强的临境感,使接受者(消费者)感觉更亲切,有利于接受者在心理上接受相应广告的产品(内容)。然而,这时“我们”的外延却未必真正是广告文案撰写者和相应广告词的接受者的合集,更为直接和真实的情况恐怕主要是文案撰写者自身。

文艺审美语体中,第一人称代词也存在着这种虚指的情况,这时,第一人称代词往往成为表述人称的语言形式上的标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表述人称与文艺理论以及叙事学中所说的叙事人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在语言形式上可以不用诸如“我、你、他”之类的人称代词,但这里表述人称则应出现相应的人称代词。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表述人称要以具体的人称代词为载体。或者说还可以说叙事人称是一种叙事的角度,有时是接受者归纳或推究出来的,这一情形下它是内隐的,而表述人称则比较显豁,有着较为明显的语言标志——人称代词。作家老舍有言:“无论我们写

小说或戏剧,恐怕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不容易找到一个决定的形式。譬如我要写一篇小说,可以用第三身来写,说他怎样怎样,也可以用通信的方式来写,还可以用自传的方式来写。这些便是形式。^{⑥① p.40}如果这些“形式”再用更为明确的“形式”(具体的人称代词)表示出来,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表述人称。“你现在要想写一篇描写自己心理的小说,你顶好用第一身,说我怎样怎样,若是你要描写第二人或第三人的心理,那你就该把你自己不放在里面,而用客观方式详细地来分析他们。^{⑥① pp.40-41}老舍对人称的实际运用即兼顾到了接受心理的存在,显得十分娴熟且恰到好处。譬如老舍在题为《妇女与文艺》的演讲中,就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形式:

(12)我们要写,写那我们所知道的事……我们就能写出很有教育性的东西来……我们写我们的……我们要客观地去观察同性的朋友……则我们可以写的事情正多得很哩。^{⑦① p.39}

以上所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包含“我”和“你们”,应该说,演讲者(表达者)老舍和接受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同性别的,尤其在“我们”与“男子”对举时,毕竟该演讲的主题是“妇女与文艺”,使用“我们”显然拉近了表达与接受双方的距离。该篇的题旨是劝勉女子可以大胆地去写;“妇女应当作作家与否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⑦① p.37}”妇女可以作作家与否呢?回答又是肯定的。^{⑦① p.38}在演讲前,老舍曾坦言:“对这题目,恐怕讲不好,因为我既不是妇女,又不甚懂文艺……^{⑦① p.35}”但作者通过努力“经营”,演讲仍然取得了成功,效果甚佳。可以说,得体地运用第一人称代词虚指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据初步统计,《妇女与文艺》中共出现“我们”29次,而“我”仅仅出现5次。“我们”与“我”在同一篇章话语中使用频率相差是如此之大!(前者是后者的5.8倍)试想,如果把其中的“我们”均换为“你们”,是不是有那么一些咄咄逼人、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感觉?抑或出现表达与接受双方某种程度上的“势不两立”?老舍使用“我们”而不用“你们”,首先是考虑到了接受者接受心理的存在。在作这个演讲的时候(20世纪40年代),普遍情况下妇女的地位相对于男子而言并不高,这势必影响到她们的角色意识。“我们”显然是拉近了作为男子的“我”(演讲者)与妇女听者之间的距离,使得表达与接受双方在这个意义上和谐地关联起来了。也就是说,第一人称具有较强的代入感,便于读者或听者在接受时“对号入座”,从而有利于调整接受情绪与情感。再比如《从“贵党”到“我们党”》^{⑧①}中的“我们”虽然是虚的,然而这种人称代词的使用,却拉近了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体现了表达者对所指对象的认同感,这即是之所以使用“我们”虚指的基本动因。人称代词的动态变换,还可以以编者改编为例。例如:

(13)我们瞧不起前一种人,说他们是“空想家”,可是往往赞美后一种人,说他们能够“埋头苦干”,能够苦干固然是好的,但是只顾埋着头……(胡绳《想和做》,选自中学语文教材)

该课本在1988年6月第9次印刷时,“我们”曾被改为“他们”,至次年第10次印刷时,又恢复为“我们”。为什么这样改来改去呢?实际上是为了接受者的有效理解、正确认知。当“我们”改为“他们”时,“他们……说他们……”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而改用“我们”之后,前后得以区分开来,较为清晰,便于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本例的“我们”可以改为“他们”,而且可以改来改去,则说明此时“我们”的所指对象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其为虚指。而理解和认知是人的心理活动,作为虚指的“我们”改来改去的动因即基于此。

三、“我”的虚指及其心理动因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我”的虚指用法也较为常见,早在唐代文献中已有出现。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有言:“乃贡九牧之金,始颁五瑞之玉。我开元天地大宝圣间神武应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⑨① p.219}其中的“我”实乃“我大唐”。现代汉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较为典型的虚指的“我”。例如常常见诸报端的一些新闻标题中的“我”即属此列。此时,“我”的虚指也有

其心理动因。例如:

(14) 我今年新建国际重要湿地数量最多面积最大(《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7日第1版)

(15) 我将在大城市间建设高速铁路(《光明日报》2002年12月29日第1版)

(16) 我研制出直径十八英寸直拉硅单晶(《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7日第1版)

(17) 欢聚一堂 开怀畅谈 外国专家盛赞我改革开放(《光明日报》2003年1月3日B4版)

以上诸例的“我”均与其后的直接成分构成主谓关系;“我”实指“我们”。其中例(17)中的“我”可以省略,并且;“我改革开放”还可以理解成“我国的改革开放”,即“我”和“改革开放”这一对直接成分还可以形成一个定中结构。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典型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直接与相应的名词性成分组合的例子,如:

(18) 我科学家独立完成第四号染色体精确测序 被国际权威人士誉为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的“里程碑事件”(《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2日第1版)

(19) 我航天测控技术已达载人航天要求(《中国青年报》2003年1月3日第1版)

(20) 我“医药科技政策”出台(《文汇报》2002年9月19日第6版)

(21) 我数字电视移动接受技术获突破(《光明日报》2003年2月15日A1版)

(22) 我深层气井压裂技术取得突破(《光明日报》2003年2月17日A1版)

(23) 我保险资金运用体制将实行重大改革(《浙江日报》2003年2月4日第4版)

(24) 我亚运军团“严打”兴奋剂(《文汇报》2002年9月19日第7版)

在这里,“我”均直接与其后的名词性成分组合,中间无结构助词“的”,并且添加“的”后,原表达将无意义。“我”删除以后,并不影响句法结构的完整,但语义的完备将受到影响。“我”与其后的直接成分构成偏正结构,形成定中关系。就语义内容而言,“我”所在的言语片段均带有较为鲜明的情感色彩,并且这种情感色彩是积极的,是接受者应该乐意接受的。“我”均可换成“我们的”。这种情形与《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有关“我”的解释的第二条和第三条相当,但有明显的局限性。《现代汉语八百词》释“我”的第二条指出:“工厂、社队、机关、学校等对外称自己,名词限于单音节。”^{[1] p.488}显然,言语事实中的“我”并不仅仅局限于“工厂、社队、机关、学校等对外称自己”,它还可以作为“我们国家”的指称,亦可以指某行业领域,如例(20)、例(23)。此外,与“我”直接组合的名词也并不意味着限于单音节,如例(18)至例(24)没有一例是单音节与“我”直接组合的。最后《现代汉语八百词》解释“我”时,第三条是:“指‘我方’,常用于敌我相持的场合。”^{[1] p.488}也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如上面所列举的“我”在这个意义上并不都是“敌我相持的场合”,它其实是一种虚指。

以上所举各例中的“我”均出现于新闻标题,其实际指称应该是“我们”或“我国的”、“我们的”。之所以将原本意义上的复数形式变成单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接受者在接受时代入自己,从而实现表达与接受双方的“对话”及角色意识的转换。这样既有利于表现表达者的自豪感,也能充分调动接受者产生同样的情感体验,有利于表达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和情感上的交流,以及共同分享表达者的欣慰和喜悦,尤其作为文章的标题,更容易引起接受者的注意,激起接受者的情绪与情感反应。“当眼光迅速掠过那些五花八门的题目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些题目,一下子就引起我们的注意。”^{[10] p.158}。题目直接与接受者的读听兴趣和意愿关联,它在篇章中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在文学作品中,有的题目能“一下子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新闻题目亦然。难怪人们将“题”隐喻为“目”,“目”与注意这种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上面所举新闻标题中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我”,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较为充分地引起接受者的注意。“注意”是人的一种认知,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认知通常是从自我体验开始的,而自我体验与“我”之间的关联显然比其复数形式以及第二、第三人称要紧密得多。以上这些构成了使用虚指意义上的“我”的基本心理动因。

四、“咱”的虚指及其心理动因

据吕叔湘《释您、俺、咱、咱,附论们字》,金元俗语中常见“您”、“俺”、“咱”、“咱”四字;“俺”与“咱”亦见于宋人作品^{[11] p.1}。吕先生接着指出:“俺”则北平语屏而不用,惟于河北、河南、山东之一部分方言中见之^{[11] p.1}。而且,“咱”与“咱”其实是一个字的两种不同写法^{[11] p.33}。因此,笔者在此主要讨论“咱”的相关情况,而对方言色彩更为浓郁的第一人称代词“俺”暂时不予讨论。

一般情形下,“咱”有两种读音[tsan 和 tsa],在用法上,单用或者加“们”,意思一样,都是“你我”之意。在吕叔湘先生看来,“咱”带“们”的形式比较正式;算是普通话,光说[tsan]比较“土”,在农村流行,虽然城里也说^{[11] p.33}。吕先生敏锐地观察到了两者在社会方言意义上的差别。

通过进一步考察,“咱”或“咱们”有时可表示第一人称单数,此时的“咱”实际所指为“我”,但比直接使用“我”更为委婉、迂回。例如:

(25) 邓将军你敢早行么?咱供养的不曾亏了半恰。(《董西厢》)

(26) 这别离,一半儿因咱,一半儿你。(《汉语语法论文集》)

(27) 咱们出来为的是什么,样子?还不是为钱?只要多进钱,什么也得受着!(《骆驼祥子》)

(28) 放心,真有那天,咱陪你卖青菜去,我买你的,你赚我的,大家互相照顾。(http://www.zsu.edu.cn/Brainpower03, 2003-10-13/2004-10-22)

(29) 读了这本书,窝囊气叫咱发泄个够!(田间《咱的老板谁能摸透》,新华网,2003-02-28/2004-10-22)

(30) 你是咱亲戚,自己家里客气什么。(同上)

以上例(25)、例(26)“咱”与“你”对举,没有“你”、“我”的对比强烈,如果改用“我”可能会更生硬一些。此时,“咱”的虚指在特定语境下,在语气上更容易达到说话者预期的效果。例(27)“咱们”也没有用“我”来得直接,这样更有利于听读者在心理上的认可、接受。例(28)“咱”与“你”在线性组合上的距离比较近,两者并置,既可调节语气,同时也避免重复。例(29)中的“咱”是指读书者,也是实际指“我”。例(30)的“咱”与“你”对举,显然不再包括“你”。例(29)、例(30)用“咱”则情绪情感溢于言表。

此外,“咱”、“咱们”还可以表示第二人称,实指“你”。例如:

(31) 我嫂嫂说:娘,咱可不能卷着舌头说话。是你不让大江来的呀!(《小说月报》,1980年第9期,第62页)

(32) 狗子,咱们说话别带脏字。(张炼强《人称代词的变换》,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第185页)

显然,通常情况下表示“你、我”的“咱”、“咱们”,在特定语境下其所指悄然发生了变化。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还是表达心理或接受心理使然。不难看出,例(25)至例(32)的言语主体在使用“咱”、“咱们”时,均带有较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张炼强认为:“咱们包括你和我,可以说话的时候往往有口说咱们而意识只指你或我一人的。这个咱们表示休戚相关,因我而及你,因你而及我,是一种异常亲切的说法。”^{[12] pp.158-159}他还进一步补充:“(咱、咱们)也可以用在极不亲切的语句里^{[12] p.185}”。这里,“异常亲切”与“极不亲切”描写的均是心理状态,说明了“咱”的使用有其心理现实性,充分体现了“咱”的虚指及其在虚指时的心理动因。

考察表明,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是在特定语境中才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这种较为特殊的言语现象集中体现了表达与接受的互动关系,以及言语和言语使用者(含表达者和理解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揭示第一人称代词虚指的心理动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相关言语活用现象的理据。

[参 考 文 献]

- [1]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 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3] 冯广艺.语境适应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4]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5] 杨先顺.广告文案写作原理与技巧[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 [6] 老舍.读与写[A].舒济.老舍演讲集[C].北京:三联书店,1999.
- [7] 老舍.妇女与文艺[A].舒济.老舍演讲集[C].北京:三联书店,1999.
- [8] 李庆.从“贵党”到“我们党”[N].光明日报,2002-05-05(1).
- [9] 王缙(撰)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0] 秦牧.艺海拾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 [11] 吕叔湘.释“俺”、“咱”、“咱”附论们字[A].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2] 张炼强.人称代词的变换[J].中国语文,1982(3):182-185.

[责任编辑 何海峰]

The Extensive Reference of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and Its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ZHANG Chun-q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extensive reference of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and the context. The said reference has its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and it is indeed a flexible usage of personal pronoun in a special context. “我们”, widely employed in all kinds of genres, especially in academic styles, are actually referring to “我”. In this situation, the extensive reference accords with the Principle of Politeness in Pragmatics. Its application makes expressions more persuasive and objective, minimizing the flavor of arrogance. The extensive reference in this context also helps the receiver accept the expresser's discourse on an equal basis. “我” is also frequently employed in the titles of the newspapers. Here “我” is actually referring to “我们”, “我们的” or “我国” etc.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speaker's feeling of pride and achievement with distinct standpoint and comparable psychology. “咱” and “咱们” may respectively refer to “我” and “你” etc. In this case, it can modulate the tone of the speaker,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The suitable extensive reference of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does good to attract the receiver's attention, stimulate his role awareness, voice the speaker's emotion and feeling, and touch the receiver's hear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pression and acceptance may likewise benefit from its proper use. It can even lead to the strong relevance between the linguistic symbol and the language user.

Key words: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extensive reference;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context